



## 有鄰里，有倫理
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(義務)  
陳永浩博士

**在**香港，大部份人都是居住在城市裡。而我們的城市密度之高，又是全世界數一數二。我們每一天在城市裡與不同的人一同生活、學習及工作。然而，細心一想，大家卻又是無比陌生：當人人在路上都成為「低頭一族」，彼此不聞不問；又或是我們連住在隔壁的人姓名誰也不清楚時，我們真應該問問這樣的都市生活，其實缺少了甚麼。

還是古老智慧好：「遠親不如近鄰」。今天雖然我們很多人緊密地聚居在一起，可以看到隔壁的電視，聽到鄰居的爭執，但卻只有密麻麻、重門深鎖及彼此獨立的居住「單位」，沒有了原來的「鄰舍」。其中更少了「鄰里」的關係，以至生命的「倫理」：守望相助、互相問候、彼此關心與包容忍讓，這一切都是我們在與別人相處時學回來的。在今天的社會和城市發展中，這些東西是不是被我們忽略了？

畢竟，有鄰里，才會有倫理。🌱

# 城市發展倫理系列

## 第一回 香港城市發展： 只有城市， 沒有社群？

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。我們不停重建舊區，住屋發展永不停步。可是，當我們的舊區面對重建，要急速發展時，我們的社區和社群卻也被無情改變。今回の生命倫理對談，就是以城市發展作主題，探討城市發展與倫理的關係。

撰文：陳永浩博士  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(義務)  
香港恒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

其實在城市裡，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，社群人倫同樣重要。然而在我們的社群中，可有相關的倫理值得我們反思及留意？推而廣之，在一切都計算成本效益、經濟至上，以及提倡發展是硬道理的價值觀下，公平、公義、人情及倫理又可以如何伸張及踐行？

### 對居住環境的詰問

對於一向住在城市的我們，有時應該要問自己：為何我們要住在市區而不在鄉郊？上一次我們往住所附近的公園是甚麼時候呢？公園是用來休閒，還是成為每個周日安置家中外傭的好地方？你要開多少道鐵閘，經過幾多重保安關卡才可踏進家門？為何我們需要這麼多的保安員？以前住在屋邨，不是有鄰居守望就行了嗎？話說回來，你真「認識」（點頭之交不算！）你的鄰居嗎？

或許，我們可以再看大一點的圖畫，看看我們的城市：香港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社會，然而當這城市中的發展，一切看來如此理所當然時，你有否發覺有些不對勁？為何每個地區的發展（例如幾個新市鎮）看來都是一模一樣的？為何每個商場的店舖都是由那幾個大集團壟斷？為何我們居住環境極為稠密，卻又與鄰居形同陌路？

### 香港城市規劃 只重規劃不重獨特性

其實，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。過往的城市發展，背後有著不同的規劃：如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九龍半島，已有早期的城市規劃，結果使今天的油尖旺區街道井井有條，打格子式（Grid pattern）的街道規劃。香港也有早期英國「花園城市」（Garden city）式的城市發展，九龍塘的又一村就是一個好例子。戰後的1953年，因石硤尾大火而開展的公共房屋計劃；以及後來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「十年建屋計劃」，又或是八十年代的「長遠房屋策略」，以至回歸後滿有爭議，到後來「無提及等於不存在」的「八萬五政策」（平心而論，在未有97年金融風暴前，這計劃是廣受支持的），到現屆政府的「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」，定出未來10年房屋供應要達到470,000個單位的目標等，其實都是遵從著一套「規劃與發展」（Planning and development）的模式。所以從土地規劃、公屋建設、新市鎮，以至舊區重建，也處處見到「規劃」的影子，當中提倡以「最佳效益」的方式盡速發展，重視「數量」和「標準化」，給予民眾「平均標準」的地方與城市功能。因此，進行城市發展時並不重視社區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，結果城市在發展時亦失去不同的特點。在缺少了社群感及歸屬感的情況之下，大家都有著「一式一樣，毫無特色」的感覺。

### 「以人為本」的城市發展

其實，城市發展中除了建築物的重建外，還應有其他非物質性的「建設」。在今天的城市，還有鄰里（Neighborhood）的存在嗎？其實在城市裡，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，社群人倫的建成同樣重要。改善居住環境及其質素，不應只重視「數量」和以「標準化」的方式去解決問題，「發展掛帥」其實也可同時體現地區和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。我們今天時常說到的



陳博士指出改善居住環境及其質素，不應只重視「數量」和以「標準化」的方式去解決問題。

「以人為本」或「以社區為本」的都市發展，就是不單要為市民提供工作的地方(place)，而且同時要創造一個多元群體和多維參與，讓人在其中可以生活、居住、生產和實踐，以滿足社群中不同成員所需要的空間(space)。生活的內涵和質素往往是不能量化的，管治者必須有願意正視和關心不同社群特質和需要的態度，才能有人性化的城市發展。

當然，一討論城市發展，我們就少不免想到了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。其實，在討論地產商、市建局和政府當局的問題與相互關係前，我們要知道如果社區已建立好一個健康及有力的社群，其實「發展」的故事可以很不一樣。事實上，一個健全的社區網絡，除了上述的角色，還包括街坊福利會、地區團體、宗親會、政府的民政系統（如各類的諮詢委員會）、居民系統、公民社會組織等，這些網絡連結在一起，成為社區中不同的組群，使社區可以健康發展。

當我們的城市重新重視社群，我們的社會很可能會不一樣。🍀

### 2014年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城市發展·倫理對談系列

項目三：馬寶寶農場：一個在新界「被發展」的敘事

馬寶寶？馬屎埔？如果不是因為「新界東北」的發展規劃，又不是因為發展商不停收地發展，相信大家都不知道在我們的城市，還有真正的「新界」，還有一個農場，還有人努力於實踐永續農業。

馬寶寶農場於2010年夏天誕生，由村民及關心香港永續發展的朋友共同創立。他們透過舉辦農場、導賞團、工作坊及耕種班，推廣本土農業及自主生活，為香港開拓城鄉共生的永續發展。究竟「永續發展」如何培養我們在城中少見的生命倫理？現時的新界東北發展如何影響他們？這又與我們這些「都市人」有甚麼關係？

日期：5月8日（四）  
時間：晚上7:30-9:30  
講員：區晞曼小姐（馬寶寶社區農場創辦成員）  
地點：明光社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德京廣場11樓1105室  
（荔枝角港鐵站 A出口）

### 好書分享

《給：最後女友的信》  
升登編著

出版：香港：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，2013年。

人要說出「最後」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新郎新娘在聖壇前向神與眾人宣誓那一刻，表示這一對新人認定對方是自己的唯一，身旁的那一位是他們愛情路上最後的選擇。「最後」——對他們而言，雖然意味著放棄了其他機會，但與此同時，卻又表示得著重要的一位，與自己同行。然而，對於書中的女同性戀者，正確來說是「女後同」，說出「最後」卻更加困難，因為她們不是每個都先遇到一位可以共諧連理的男士，才決定人生從此不再有「女友」。她們說「最後」，是冒著下半生有機會孤單地渡過的風險。

這班「女後同」與女友分手，原因不盡相同。有的是基於對方的背叛；有的是經過深思熟慮後，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給予對方一個穩定的家庭及小朋友，但無論理由如何，驅使她們下定決心，從此不再有女友，大都是感到同性戀是死路一條，縱然她們可以不理會世人的眼光，卻不能漠視神。信仰令她們重新找到出路，教曉她們學習放手，享有真正的自由，又或是教曉她們不要把女性物化、視男性為競爭對手。

本書記載了一班「女後同」面對人性與信仰掙扎的故事。即使她們當中在同性的關係中仍有掙扎，又或是有些還沒法徹底改變自己的性傾向，但她們為了神而決定與「女友」作最後話別的時候，此舉已足以讓別人替她們感到「驕傲」。她們沒有跟從同志釋經，認同「《聖經》中很多事已不合時宜」而順應「本性」，走上同性戀的生活方式，而是當她們明白神不喜悅同性戀時，竭力依靠神離開同性戀生活。讀畢她們有血有肉的故事後，筆者認為有不少方面都值得我們反思，其中一點想特別提出，便是她們為了神的緣故而不順著自己的本性而行。其實所有信徒也可以想一想：在自己身上，又有哪些是神所不喜悅的本性呢？我們又有否為了神的緣故，以及靠著神而捨棄呢？





# 最重要的 早已在身邊

明光社活動助理 余啟濤

現今大部份年青人常哼著的流行曲，大都是情歌。筆者偶爾聽到一些不是情歌的流行曲，便很容易留下深刻印象。一年前，聽過一首頗特別的作品，由香港歌手周柏豪演繹的《無力挽回》。歌手透過歌詞道出對親人離世的傷痛之情，如何在當中重新振作外，亦藉此鼓勵聽眾珍惜生命，珍惜身邊的人。

要做到珍惜眼前人，談何容易。我們知道「父母恩，勝萬金」，唱出來總是簡單，跟別人說自己要愛父母也不太難，但實際上卻很少跟父母說一句「多謝」；至於「我愛你」，在雙親面前總是像禁語一樣，開不了口。父母對家庭的付出，常被視為「奉旨」；對晚輩的關心，可能換來「你很煩」的埋怨，長者們可能聽得更多。或許就是這種「恃熟賣熟、無所謂」的態度，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似有還無。身邊的人能夠活在當下，好像是理所當然，因而失去感恩之心，完全忘記不少歷史和身邊的例子都提醒我們生命無常，直到失去的一刻，才慨嘆無力挽回，深陷於悔疚當中。

有人想在世多活一刻，可惜時間不饒人；有人擁有美好前途，偏偏選擇放棄生命。每星期都總有一兩則年青人自殺的報道，諷刺的是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大好青年。生命總有經過死蔭幽谷的時候，走路總有跌倒的一刻，這不是某些人獨有的經歷。然而，自行了結，不只破壞生命，身邊的人同樣受到牽連，正因為生命是連結在一起，沒有人能獨善其身。在朱德庸漫畫《我從11樓跳下》中，主角在空中墮下的一剎，在每層樓中看見親友的遭遇，才驚覺自己不是想像中那樣差。

輕生，往往是一時衝動，卻沒有後悔的餘地。何不換個角度，把「只有半杯水」看為「還有半杯水」，為所擁有的而感恩？

若果你為已經失去的，只沉淪在哀悼懷緬當中而不肯前進的話，請學習珍惜還擁有的，「從今開始不讓憾事循環」；若然你覺得已經到了盡頭，請看看父母、良朋，或一些上帝放在你身邊卻被眼前難處遮蔽了的關係，其實出口一直存在，正等待你包紮傷口後重新出發。🍀

## 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

地址：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德京廣場11樓1105室  
網址：<http://ethics.truth-light.org.hk/>

電話：2768 4204 傳真：2743 9780  
電郵：[research@truth-light.org.hk](mailto:research@truth-light.org.hk)

### 諮詢小組成員（排名按筆劃序）

吳庭亮博士（加拿大信義會新生堂 傳道）  
李耀坤博士（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）  
洪小琪女士（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宣教師）  
張志偉博士（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助理教授）  
莫琳卡博士（臨床心理學家）  
關啟文博士（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教授）

### 研究中心同工

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（義務）  
恒生管理學院 通識教育系 助理教授  
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 
監察賭風聯盟成員

吳慧華小姐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 
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碩士  
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研究碩士  
香港浸會大學哲學碩士

督印人：蔡志森

總編輯：蔡志森

編委：陳永浩、吳慧華、羅遠輝

設計：周偉成、張凱威

承印：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

\* 本刊所有文章，如欲轉載，請與本中心聯絡。